

禅房西山  
隐常建

□陶晓跃

开元十五年,常建与王昌龄同榜登科,可到大历年间,他才被授予了个盱眙尉,此后,就再也没什么发展。“沦于一尉”,对常建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而安史之乱之后,他连那八品的尉官也丢了。仕途的不如意,他便索性将自己寄予琴与酒,寄予太白山与紫阁峰。山之岚、峰之烟陶冶了他的心性,滋生了他的山水隐逸诗。他的《宿王昌龄隐居》“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就是名震一时的佳作。

首联写清溪水流,潜入深处;仰头而望,白云一朵。曾被誉为“山中宰相”的南北朝时著名的隐士陶弘景,曾赋诗呈送给齐高帝:“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后来,“山中白云”便成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风高洁的象征。颔联写松树梢头,明月朗照;清光拂来,多情似君。明月不知今夜主人不在,依然来伴,更显一片深情。颈联写屋边花眠,影随月摇;院中草药,苔痕青绿。药草之茂盛,隐含主人不归时间之久长,一种惋惜和期待的情味油然而生。尾联故意说自己也要“谢时”隐逸,终生与西山鸾鹤仙灵为侣。借此,婉转地讽劝仕者王昌龄坚持初衷而归隐,因为,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之物都充满了对王昌龄的期待。

当然最能体现常建空灵淡泊诗风的还是他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破山寺”是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虞山。诗人清晨登山,步入古寺;此时旭日初升,光照山林。穿过竹丛掩映的小路,走近花木簇拥的禅院。寺后的青山映衬出晨曦的光照,小鸟儿应和着山光怡然自啼;走近清澈的水潭,山光、游云以及自身的影子倒映在水中湛然空明,心中的杂念也随之荡然无存。一切世俗的声响似乎都寂灭了,只有钟磬之音,在山寺里悠悠传响。诗人欣赏禅院幽美绝世的环境,着意营造空门忘情超脱的境界,借此寄托了自己遁世的悠闲适意的情调。

宋代欧阳修特别欣赏“竹径”两句所显现出来的意趣,说“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乃知造意为难工也”。欧阳修的心性远没有常建净纯,自然“久不可得”也就是一种必然。诗是心灵最为忠实的影子。

其实,常建早期的一些诗作,也充满了刀光剑影,他的一些边塞诗苍凉而悲壮。“骷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这些诗句便让人读出了泪,读出了血。即使是他的《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虽然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但那玉门关外茫茫大漠的“静”,还是暗示了这里曾有过的烽烟不绝的“动”;那充满了血腥味儿的“兵气”,化成日月的光华朗照寰宇,还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

也许常建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归隐,选择了山林,选择了“不与名场通声气”。

常建有一首《西山》,就折射出诗人对“山”的特别的情感。诗人将自己浓郁的主观色彩涂抹在客观的物象里,创设了一个物我合一的境地。

全诗就像一曲无声的音乐,情感节奏在起伏变化中,显得抑扬有致。先是昂扬向上,接着逐渐转入低回,然后又稍稍振起,形成高潮,最后收束在圆月的银辉里。在诗人的笔下,西山、落日、帆影、长天,无不显现出自然之态,林峦、碧流、孤霞、渚日、湖云,无不充盈着与世隔绝的清丽;而那北风、雁渡、蒹葭、圆月、琴声、白露等意象的流动腾挪,则全然进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这样的空灵,如许的净化,实在是到了“一心似水惟平好”的境界了。难怪唐人殷璠,在他所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中,将常建放在了首位。

“高才无贵仕”,官场上失意沉沦的常建,在西山、在竹径、在禅房,找到了自我,这是常建的大幸。

453

或许可以简单化地说,一切的阅读(文本)或观看(映像),都是在寻找共鸣。

是的,我们都喜欢“生活在别处”,喜欢异样的时空,喜欢陌生的情境,那些异国情调,那些“昔日重来”或“回到未来”,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是在异样的时空中寻找共通的东西,在陌生的情境中寻找熟悉的东西——那些人性,美好的或阴暗的,高尚的或委琐的;那些情感,乐与哀,爱与恨,激情与庸常。

新鲜的东西让我们激动。但真正让我们

感动的,仍是那些老套的东西。

454

政治是有限的选项,只有胜利者才能独占卧榻,即所谓“零和博弈”也;文化是无限的清单,优秀者各有各的一席之地,即所谓“共赢”也。

相对来说,我可以忍受文学、艺术、宗教方面的信口开河,但无法忍受历史方面的牵强附会。

455

一说到思想,我们往往习惯性在拜倒在古人脚下,但我并不认为,古代的人就比现代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八五



新书快递

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英]安德鲁·鲁宾逊著 周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印度文明广为人知的历史始自吠陀时代,而吠陀时代以前,在印度河流域,还曾经出现过—个“印度河文明”。在本书里,作者以严谨、精练的语言为我们—一展示了与印度河文明考古语言相关的成果。时至今日,印度河文明出土的印章上的文字、字符依然没有被破解,在这个文明周身环绕了太多的谜团,也正因此,它的魅力在沉寂4000年后依然不减……

风的女儿:二战德国女飞行员的交错人生

[英]克莱尔·马利著 姜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双人传记作品,讲述了纳粹德国两位受过高度嘉奖的女试飞员的故事。汉娜和梅利塔战胜了舆论对女性的偏见,在20世纪30年代男性占主导地位德国飞行领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她们在战争中成长为首屈一指的试飞员,并且凭借自己对第三帝国的卓越贡献获得铁十字勋章。然而,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她们也不能苟同对方的抉择。出身中产阶级的汉娜是雅利安人,而不爱出风头的梅利塔来自普鲁士贵族家庭,两人都怀有深深的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然而在最终,1945年,汉娜

恳求希特勒同她一起逃出柏林,企图挽救其生命;而梅利塔却暗中支持最著名的元首刺杀计划,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女孩儿们

[俄罗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著 陆妍、樊雪珮吟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乌利茨卡娅以战后苏联为背景,通过六个互相关联的故事,用精准、简洁的笔触书写了女学生们的校园和家庭生活,以及她们细腻的感官和情感世界。故事展现了暗流涌动的青春期隐秘、不安的一面,描绘了女孩儿们与现实相碰撞的奇异情形。她们向陌生的外部世界做出初次窥探,这些源头性的影响将潜移默化地渗透她们未来的命运。

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

[加]安·希黛儿著 姜虹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书写1760—1860年英国博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女性的经典著作,出版后影响了大批相关领域的学者。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详实的史料聚焦了博物学史、科学史上重要却被忽略的边缘人群,再现了女性植物学家在性别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个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学术理想并平衡家庭生活。本书的引进出版,对中国读者认识植物学文化以及女性植物学家的生活与学术深有裨益。

反读书记(一五六)

□胡文辉

的人有更多的智慧。假使让我们易地而处,面对同样的历史挑战,我们未尝不能激发出同样高度的思想,只不过古人占了先,先占者为王,如此而已。

另一方面,一说到技术,我们又不免对古人抱有傲骄之心,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人就比古代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我们确能享受到很多古人享受不到的东西,可是,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时代,在没有现代技术作为参照的时代,古人自有他们享受生活的方式,也一样能感受到跟我们同等的幸福。

简单地说,不论什么样的时代,智慧和幸福都是守恒的。

灯下读钱

“金榜题名洞房时”(三)

□钱之俊

清华同学中,许振德与赵萝蕤、陈梦家夫妇等皆来锡参加婚礼。——所以说,对钱家来说,无锡七尺场的这场旧式婚礼才是主场。许振德忆:“是年夏,伊与杨女士举行大典于无锡七尺场,笔者冒暑躬逢其盛,郎才女貌,名副其实。”(许振德《忆钱锺书》)“廿四年夏,锺书兄中英庚款留英金榜高中,乃举行婚礼(余并亲往无锡七尺场钱府恭贺),婚后双双飞英。”(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奇怪的是,晚年杨季康告诉钱锺书的传记作者,许振德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许“既未到苏州,也未到无锡。”(2000年10月9日杨绛与汤晏书,见《一代才子钱锺书》第121页)赵萝蕤也说过这样的话:“她(杨季康)同钱锺书结婚,同学中只有我和梦家参加了婚礼。”(爱默《鱼雁抉微》,《记钱锺书先生》第118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许振德如真没去,又何苦要撒这个谎呢?

此番大婚,折腾得两个新人生病,都未及回门。不久,钱锺书病愈即赴南京接受出国前的培训。小夫妻出国前应酬极频。杨季康乃自费留学生,要自己亲往教育部办理留学证书,凭证书以杨季康小姐身份买船票。

1935年8月6日(杨季康书中所记日期有误),钱锺书携新婚娇妻离开上海,乘英国游轮“凯森号”远赴英伦。一段清华之恋终修成正果。

对从小娇生惯养的杨季康来说,从此要做陪读夫人,照顾笨手笨脚、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劲的丈夫钱锺书,心里很是忐忑:“1935年7月,锺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做伴,可相依为命。”(《我们仨》第68页)

临行之际,友人冯振赠诗《钱默存新婚,即偕往英京留学,赋此志贺》:“从此连枝与共柯,不须更忆忆秦娥。词源笔阵驱双管,鬓影眉峰艳两螺。座驾波涛渡瀛海,羞谈牛女隔天河。张华妍冶休轻拟,要识风云气自多。”(《一代才子钱锺书》第122页)

钱锺书与杨季康抵达牛津后,是年底,陈衍寄来贺诗(1935年12月作),《石语》题作“寄默存贤伉俪”,而陈衍手书作“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游”,《石遗室诗续集》卷八作“送默存贤伉俪蜜月之欧洲”,诗云:“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旁行书满腹,同梦笔生花。对影前身月,双烟一气霞。乘槎(手稿等作“长风”)过万里,不是浪浮家。”(《石语》第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石语》第29页)陈衍先后赠钱锺书三首诗,只此一首留存。晚年钱锺书仍将该诗之手迹悬于室内,可见珍视。

对钱锺书与杨季康的清华恋情,许振德晚年有诗颂之,引之作结:

“郎才女貌两无敌,北来故都会佳期。钱郎才高斗难量,杨女翩翩过西施;古月堂前轻移步,荷花池畔还赠诗,燕京月老牵红线,金榜题名洞房时。”(许振德《忆钱锺书》)